家語疏證

家語疏證卷之三

仁和孫志祖學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節

案此襲荀子哀公篇新序雜事第五篇韓詩外傳二又莊子達生篇呂氏春秋適威篇以此爲莊公顏闔事莊子釋文曰李云魯莊公或云顏闔不與魯莊公同時當是衞莊公東野畢莊呂竝作東野稷

升馬執轡

注馬當爲車案荀子新序外傳竝作車

公說遂以告孔子

案此下竝王肅所增顏子之言實爲古今篤論而王

肅以爲夫子少之何也

孔子在衛節

案此襲說苑辯物篇

父死家貧

案文選陸士衡豫章行注父作夫

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節

案此襲說苑辯物篇

若乃窮神知禮

注禮宜爲化案此本用易語說苑亦作化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節

案魯臧文仲武仲皆不爲聖人所許然就此二人平心論之文仲究賢於武仲也武仲之據防求後孔子責其要君實與亂賊無異家語但見左文二年傳載孔子譏文仲不仁不知又襄二十三年傳云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似文仲不智而武仲智遂撰爲顏回問二人孰賢而子以武仲賢荅之夫武仲惡可以稱賢哉家語是非多謬於聖人知必非孔子之舊

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

案御覽四百四十五討作計智作勇是

置六關

注傳曰廢六關非也案廢之爲置猶亂之爲治也公羊宣八年傳廢其無聲者何休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可証杜注自誤

妾織蒲

案御覽蒲作席據注傳曰織蒲蒲席也則本文當是席字後人據左傳改

顏回問君子節

案弗學而行弗思而得此聖人生知安行之事高於

君子一等矣顏回方問其次何爲以是語之蓋作者

於聖賢學問之淺深罔茫未有得也

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節

案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二語實聖學精蘊非荀楊所能道惜不詳其來歷當別錄之

又案一本此條在下顏回問朋友之際節後如此則顏回問君子而因及小人以類相從

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案徐幹中論愼所從篇以此二句爲孔子語

毀人之善以爲辯狡訐懷詐以爲智

案此本論語惡徼以爲智者惡訐以爲直者又中論覈辯篇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爲辯絞急以爲智

恥學而羞不能

案此言恥人之學而羞人之不能與君子之爲人不輕相反

顏回謂（毛本謂誤問）子路曰節

案此襲論語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及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語

爲聞者葢曰愚也夫

案此語不甚可解曰宋本作日注同

故君子於爲義之上

案論語君子義以爲上上尚通

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顔回回曰賓之

案此二語未詳疑有脫誤或見字當在未仕下

又案此篇所引顔回語多不詳其來歷蓋王肅所據

先秦諸子書今已亾佚也

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案此襲論語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初(毛本脫)見孔子節

案此襲說苑建本篇

木受繩則正(毛本直御覽六百七作正)人受諫則聖

案僞古文尚書說命語出此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節

案說苑雜言篇本分兩段王肅增汝所問苞在五者

中矣何牽合爲一

敢問親交取親若何

案說苑親作新古親新字通

孔子爲魯司寇節

案此襲說苑政理篇

孔子謂宰予曰節

案說苑政理篇𪆷作膺

又案傷愼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言政事之惡譁而喜肅也夫蟪蛄之聲必在山林之地違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蟪蛄之聲則朝有蜩螗之沸政之譁也甚矣

孔子兄子有孔篾者節

案此襲說苑政理篇

王事若龍

注龍宜爲龔毛本譌龔案說苑作龔

孔子侍坐於哀公節

案此襲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子貢曰陳靈公君臣毛本脫从左宣九年傳正義增宣淫於朝節

案此因左傳載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數語而傅會之然大謬也洩冶不幸仕於亂朝直諫捐軀忠之至也洩冶誅而靈公弒矣陳之不亡若綫豈有舍陳之君臣而反責洩冶之理大夫例合書名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本無貶詞左傳所載孔子語半屬後人依託本不足據然就左傳

而言亦似傷洩冶之死非其罪而無甚深文家語乃
撰爲子貢問荅之辭責其懷寵不去死而無益其何
以開忠諫之路乎胡傳謂冶雖效忠猶在宋子哀魯
叔肸之後允謬

忠報之心
案左傳正義引作忠款

孔子相魯節
案此襲史記孔子世家
又案孔子攝行相事止攝會盟儐相之事非當國也
是時季氏相魯安得孔子攝之此云孔子相魯非也

乃選好女子八十人

案御覽五百七十一引作好女子二八今本疑後人以史記改

彼婦人之請

案盧云請當從史記作謁方叶韻宋本家語謁

優哉遊哉聊以卒歲

案左襄二十一年傳叔向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杜註詩小雅釋文云今小雅無此全句唯采菽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節

案此襲韓非子顯學篇據史記弟子列傳云子羽狀
貌甚惡與此言子羽有君子之容相反
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
案此語亦見史記韓非子大戴禮五帝德論衡骨相
篇本書亦屢引之五帝德弟子解王若虛論語辨惑曰此好
事者因論語而附會之耳夫子一時忿怒之辭非謂
平居一聽人言而遂信其行也天下之人行不副言
者多使隨聽而遽信之所失豈獨宰予耶至於以貌
取人雖愚夫知其不可而謂聖人爲之乎
終日言無遺己憂終日行不遺己患

案此二語見說苑雜言篇前六本篇已襲之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節

案此襲史記孔子世家荀子宥坐篇說苑雜言篇韓

詩外傳七

又案朱子語錄云昭王之招無此事鄒魯間陋儒尋

孔子之意如此

陳蔡大夫相與謀曰

案朱子序說云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

子陳蔡大夫安敢困之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衞如陳

之時經史問荅云當時楚與陳睦而蔡全屬吳遷于州來與陳遠且陳事楚蔡事吳則讎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且哀公六年吳志在滅陳楚昭至誓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乃知陳蔡兵圍之說葢史記之妄也孔安國被兵絕糧之說是

意者夫子未仁與　意者夫子未智與

案兩夫子字史記並作吾

則伍子胥不見殺

案伍子胥殺在哀公十一年時哀公六年子胥未殺

也史記無此語

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毛本上衍吾亦二字

案此二句似非夫子之言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節

案此襲荀子子道篇說苑雜言篇

曾子弊衣而耕於魯節

案此襲說苑立節篇

孔子厄於陳蔡節

案呂氏春秋任數篇與此小異

又案一本此節在子路問於孔子曰節之前

子貢自井望見之

案御覽一百八十一井作外

吾將進焉

案進疑祭字之譌梁氏玉繩云疑之而以詐試之豈

聖人所以待大賢耶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至篇末

案此篇全襲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

精智而略行之

案精智大戴作精知據王注應作情知

夫臨之無抗民之惡
案惡大戴作志是
又於亂
案大戴又下有反字
說者情之導也
案文選荅盧諶詩注引說上有言字注言說者所以
導達其情也
以明王之功
案大戴以上有今臨之三字
紩統充耳所以掩聰也

案左昭二十六年傳正義引作黈纊塞耳所以蔽聰也

故雖服必強

案大戴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矣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家語有脫文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節

案此襲列子天瑞篇荀子大略篇韓詩外傳八

孔子自衞將入晉節

案此襲史記孔子世家說苑權謀篇云簡子欲殺孔

子而聘之疑妄也

作樂操毛本譌琴以哀之

案樂操史記作陬操孔叢子記問篇載操辭亦後人僞撰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節

案此襲荀子子道篇韓詩外傳九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閒節

案此襲說苑雜言篇又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愼人篇語意略同

孔子之宋節

一案此襲說苑雜言篇韓詩外傳六

又案此云孔子之宋本說苑則匡是宋邑皇侃論語疏史記索隱並從之莊子秋水篇云孔子游于匡宋人圍之數匝釋文引司馬彪云宋當作衞蓋以史記言去衞將適陳過匡則孔子此時尚未至宋也春秋傳五年次匡杜注衞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

案簡子似謚匡人何以有簡子之稱然說苑外傳並作簡子疑莫能明也陽湖趙翼陔餘叢考引韓詩外傳趙簡子將殺陽虎極辨其妄攷外傳並無趙字不

知趙氏所據何本

子路彈琴而歌

案史記索隱引作彈劍世說新語方正篇注同

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案匡人解圍之故史記世家謂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時無甯武子妄也琴操暴風擊仆軍士之說尤妄莊子秋水篇云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當得其實檀弓正義引論語注云微服而去亦非

孔子曰不觀高崖節

案此襲說苑雜言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爲人下矣節

案此襲荀子堯問篇說苑臣術篇韓詩外傳七

汩之深則出泉汩渥

案一本以汩渥二字爲正文非汩荀子作抇注抇掘也此注渥字亦當作掘

孔子適鄭節

案此襲史記孔子世家白虎通壽命篇論衡骨相篇與韓詩外傳九文異

或人謂子貢曰

案史記索隱引姑布子卿謂子貢曰

纍然如喪家之狗

案玉篇上說文繫傳竝引作儽儽若喪家之狗文選寡婦賦注引作儡儡乎若喪家之狗據王注主人哀荒不見飲食喪字宜讀平聲

形狀末也

案末史記作末

孔子適衞路出于蒲節

案此襲史記孔子世家

又伐樹於宋

案史記無此句

挺劒而合衆

案史記索隱文選吳都賦注合作令

其男子有死之志

案史記此句下有婦人有保西河之志集解引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孔子世家補引家語有此句并注今本脫

見蜚鴈過而仰視之

案朱子孟子集注云孔子與衛靈公遊于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今史記家語俱無遊于囿三字未知

朱子何據閻若璩四書釋地續嘗辨之

衞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節

案此襲韓詩外傳七賈誼新書胎敎篇新序雜事第

一篇孔子聞之曰以下王肅所增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於孔子曰至篇末

案此襲大戴禮五帝德篇

人也抑非人也

案也大戴作邪古也邪通

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

案國語晉語胥臣曰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韋昭注引左傳廿五年傳黃帝戰于阪泉爲證與大戴禮此文合史記五帝本紀亦云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然炎帝雖衰君也黃帝雖聖臣也而稱兵犯順其義安在據逸周書史記解稱蚩尤曰阪泉氏疑戰于阪泉者蚩尤非炎帝也辨見羅苹路史後紀注

元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辛

案大戴元枵作元囂喬極作蟜極喬蟜通舜祖喬牛

大戴亦作蟜牛據史記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一曰元囂是爲青陽其二曰昌意則高辛爲黃帝曾孫也大戴帝繫篇嫘祖產青陽及昌意葢青陽卽元囂一人

喬牛之孫瞽瞍之子曰有虞舜

案此但言舜爲蟜牛之孫瞽瞍之子不云是黃帝九世孫也據左昭八年傳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而大戴禮帝繫篇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竝無幕之名可見帝繫所紀世次多不足信葢舜祖幕不出自黃帝與

堯非一族故得娶堯之二女也

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

案禮記檀弓云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史記復實之曰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然其實非也史通疑古篇曰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人遵五嶺人風婐劃地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況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舍兹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沒之年更踐不毛之地乎其辨甚覈孟子言舜卒於鳴條未

嘗言死於蒼梧也當以孟子之言爲正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至篇末

案此篇王肅所造雜采禮記左傳假爲季康子問荅

以駁鄭康成六天之說

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

案若以五行相生之次言當云木火土金水宋本作

水火金木土是以相剋言書舜典正義引作金木水

火土御覽十七又七十六引同

其神謂之五帝

案鄭康成據春秋緯文耀鉤以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紀含樞紐爲五帝又以元命包紫微宮爲大帝故有六天之說王肅云天一而已注書舜典肆類于上帝云上帝天也見釋文後世學者宗之然以五行之神謂之五帝僞爲孔子之言則不足以服康成也

五行更王終始相生

案仁和杭氏世駿曰家語本僞書其言五行更王亦漢以後之言耳

是以太皥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皥配金顓頊配水

案此以羲農黃帝少皞顓頊爲五帝與前篇荅宰我異

又案禮記郊特牲正義曰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

又案陳祥道禮書曰王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爲人帝則非夫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羲神農黃帝少皞顓頊而已果以是爲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

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

案此襲左昭二十九年傳

別稱五祀不得同帝

注不知者以祭社毛本譌禮爲祭地不亦失之遠乎案郊祭天社祭地此百王不易之法王肅但知天體無二郊卽圜丘圜丘卽郊語見郊特牲正義引聖證論而不知方丘之卽社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辯詳萬斯大學禮質疑

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至此三代之所以不同

案此段襲禮記檀弓

堯以火德王色尚黃

案王肅家語序引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

黃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不知堯以火德王而非土德也家語之文出於王肅私定而作序引及竟不一檢照乃爾莱大慶攷古質疑譏其影響非過也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爲費宰節

案此襲大戴禮盛德篇而假爲閔子騫問荅之辭又案論語載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而閔子辭之未嘗爲費宰也此誤

威察若存

案文選廬陵王墓下詩注引作威靈若存注其威與
明靈常若存
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脩民無脩則迷惑失道
案脩當作循大戴民心無所法循古脩循二字多互
用
司會均仁以為納
案均仁疑均人大戴作均入亦人字之譌
以之義則國義
案下義字大戴作成注乂成也亦是成平也之譌下
不義同別本家語作不乂亦非

子夏問於孔子曰節

案此襲大戴禮易本命篇淮南地形訓

商聞易之生人

案大戴以此爲孔子語

日數十

案淮南此句下有日主人三字

故蟲八月而生

案說文蟲八日而化

孔子曰然吾昔聞諸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

書曰

案大戴無此數語葢王肅所增

珠與日月而盛虛

案大戴無日而二字淮南與月盛衰此誤衍御覽三十二引作與月盈虛

圫土之人醜

案說文玉篇俱無圫字陳氏鱣云圫當作秏文選注引倉頡篇云秏消也俗作耗

食木者多力而不治

案博物志引此句下有食石者肥澤而不老句

食穀者智惠慧同而巧

案巧與智慧似複淮南巧作夭是

子夏言終而出至各其所能

案此俱王肅所增

本命解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節

案此襲大戴禮本命篇韓詩外傳一說苑辨物篇白虎通姓名篇而假爲哀公孔子問荅之辭

八月生齒然後能食

案大戴此下有朞而生臏然後能行二句

八歲而齔

案一本此下有二八而化四字

十有四而化

案一本十有四作二七

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

案此數語乃王肅所造馬昭歷引大戴禮尚書大傳穀梁傳曲禮以駁之見周禮媒氏疏

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子窮天數一本衍極二字之也極也

案詩東門之楊正義引作以合男女窮天數也注當作窮極也脫窮字

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始（毛本誤而）殺於此

案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周禮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皆以仲春為婚姻之時惟荀子大略篇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周禮疏王肅論引韓詩傳同今本荀子作殺內謬楊倞注亦謬據詩摽有梅及東門之楊正義改正）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以九月至正月皆可為婚也毛公受業於荀卿故其作詩傳亦有不逮秋冬之語家語既於此襲其說又於禮運篇合男女須爵位上增冬春二字夫合男女非冬也須爵位亦豈必春乎

所以效匹夫之聽也

注聽宜爲德案大戴作所以正夫德也

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節

案此襲大戴禮本命篇白虎通嫁娶篇趙岐孟子注何休公羊莊廿七年傳注

有惡疾子者

案大戴禮作世有惡疾蓋如北史李崇傳所載崔讜世有惡疾之類歸安丁氏杰曰省一世字意便不明

喪父長子者

案大戴諸書俱作喪婦此改爲喪父非也王注謂其

無受命然天下喪父長子多矣若禮有不取之律則
煢煢弱息亦有何辜而盡使之終身不嫁乎似非夫
子之言

一也　二也　三也

案此六字宋本俱屬注

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節

案此襲大戴禮本命篇禮記喪服四制

論禮第二十七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節

案此襲禮記仲尼燕居

給奪慈仁

案禮記此句下尚有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

猶衆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也云云故子貢問將何

以為此中者也中字承上過不及來今王肅删去上

數語則中字無根矣

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

案禮記無此三句王肅以後文子張問政一段割入

問玉篇故於此增子張問語耳

子夏侍坐於孔子曰節

案此襲禮記孔子閒居

詩禮相成

案禮記無此句及下行之充于四海句

旣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

案禮記五起之外別云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家語但言二起似合三無私爲五起非

至于湯隮

案禮記引詩至于湯齊鄭注詩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王肅此注云至湯與天心齊則讀如字本文亦當作齊今作隮誤鄭箋詩亦如字

是湯之德也

案禮記此下尚有天有四時一段家語亦割入問玉篇

家語疏證卷之三

家語疏證卷之四

仁和孫志祖學

觀鄉射第二十八

孔子觀於鄉射節

案此襲禮記射義

脩身以俟死者

案禮記者字下有不字者不句絕下同鄭注者不言有此行不家語刪一不字似較直捷而少含蓄之意明出王肅刪潤非本文矣

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

曰能用命矣

案此數語王肅所增攷射義止一人爲司馬子路爲之射畢旅酬之時又使二人舉觶公罔之裘序點爲之今云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似揚觶而語者亦爲司馬矣非又公罔之裘序點二人不在弟子之列後人因此文有二三子之稱遂補入孔門弟子亦非也廣韻

注公罔之裘孔子弟子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節

案此襲禮記鄉飲酒義荀子樂論篇

主人獻賓

注記曰主人獻之於義不得爲賓也案禮記正義曰

主人獻之謂獻笙人也

子貢觀於蜡節

案此襲禮記雜記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至篇末

案此篇王肅所造雜采禮記諸文以駁鄭康成而假

爲定公孔子問對之詞梁氏玉繩云以郊特牲爲本

前後顚倒之又參以月令王制禮器玉藻祭義等篇

如祈穀上帝月令文也角繭栗王制文也誦詩三百

八語禮器文也天子大裘玉藻文也配以月及凶服不入國門祭義文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案鄭注禮記以迎長日之至爲夏正建寅之月其說非是葢誤分郊丘爲二因以冬至圜丘之郊爲孟春啟蟄之郊也王肅此注駁之良是

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

案禮記周之始郊日以至明著周字而鄭注乃解爲魯禮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此說之不可通者也據正義則王肅之說亦本

董仲舒劉向

其日用上辛

案周之始郊至日值辛其後但以冬至之月卜辛日祭之不定是冬至日也故曰其月以日至其月用上辛

魯無冬至大郊之事

案魯之郊禘僭也或問禘之說子尙辭以不知豈定公問郊而可正言之乎魯無冬至大郊之事而孟春祈穀之祭亦非魯所得行如謂降殺于天子冬至郊不可而孟春郊則可是天子導君以僭也且魯果一

郊世行之亦不待定公問而夫子荅始知其不同也

然則此非孔子之言而出于王肅之私造無疑

又案禮記正義云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

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與家語又不同何也

所以戒百官也

案文獻通考六十八引此句下有太廟之命戒百姓

也二句與禮記合

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

案周禮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而禮記郊

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其服不同故鄭康成

以郊與圜丘爲二圜丘服大裘郊祭服袞冕王肅聖證論則謂天體無二郊卽圜丘圜丘卽郊見正義遂圜融其說援爲天子大裘被之道路至泰壇則脫裘而服袞以臨燔柴其實於經傳無所據也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節

案此襲大戴禮盛德篇而假爲冉有孔子問荅之辭大戴盛德後半篇前執轡篇已襲之矣此復襲其前半篇蓋亦以一篇之文分爲兩篇也

孔子曰大罪有五節

案此襲大戴禮本命篇

謀鬼神者罪及二世

案大戴謀作誣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節

案此襲禮記曲禮漢書賈誼傳賈誼新書階級篇而

假爲冉有孔子問荅之辭困學紀聞據此以爲賈誼

述夫子之言者非也

闡而譔發

案御覽六百四十一而作有

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

案漢書云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此似有脫文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節

案此本論語而參以尚書大傳孔叢子刑論

顚五刑毛本譌倫必卽天倫

案此下襲禮記王制

行刑罰則輕無赦

案注云行刑罰之官雖輕猶不得作威作福非也鄭注云法雖輕不赦之爲人易犯

遁名改作

遁禮記作亂釋文王肅作循名葢遁名之譌

兵軍旂旗不粥于市

案軍疑車之譌禮記云兵車不中度不粥于市

五木不中伐不粥于市

案五木未詳禮記無五字盧云五木或指榆柳棗杏

桑柘柞楢槐檀之類而言

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爲魯司寇至篇末

案此襲禮記禮運篇

又案禮記孔子與於蜡賓無爲魯司寇四字鄭注云
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不云爲司寇也
謂之大同
集說引石梁王氏曰以五帝之世爲大同以禹湯文
武成王周公爲小康有老氏意所謂孔子曰記者爲
之辭也
則以爲殃
案禮記此下有是謂小康句
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
案禮記此下有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一段

家語割入前問禮篇而於此增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數語

天子以杞宋毛本以字誤在杞宋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

案禮記無此數語周公攝政致太平語亦見書洛誥僞孔傳

效以降命

案禮記效作殽正義云殽效也毛本家語作郊注同蕭山徐氏鯤曰郊與下社祖廟山川五祀應疑後人因禮記改效

君者人所則非則人者也

案禮記兩則字俱作明字鄭注云明猶尊也下文則君以自治鄭注則當爲明非是陳澔集說從家語俱作則字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案鄭注變當爲辯聲之誤也辯猶正也解亦迂僻不如王注

五行四氣十二月

案四氣禮記作四時此四氣亦謂四時之氣也爾雅釋天云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四

氣監本爾雅作四時謂和謂之玉燭

麟以爲畜而獸不獝

案獝禮記作狘字書無獝字

其居於人也曰養

案鄭注養當爲義字之誤也此下尚有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二十八字蓋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八者皆禮也而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則義存乎其中矣故下復以禮義雙承之王肅讀養如字正義引聖證論王肅以下云穫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刪去下文妄也集說從鄭

失之者喪

案禮記無此句

茂而不間

案禮記作茂而有間此注言有理也亦當是有字

冬合男女春頒爵位

案冬春二字王肅所增以證霜降嫁娶冰泮殺之說

冠頌第三十三

邾隱公既卽位節

案此襲禮記郊特牲冠義儀禮士冠禮左襄九年傳

而假為邾隱公即位將冠問禮孔子之辭邾隱公名益莊公子據春秋分記以定十五年朝魯始見經傳其即位當在定三年邾莊公卒時此云即位始冠不知何所據也

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節

案梁氏玉繩云郊特牲曰古無大夫冠禮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此段即做此文為之

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

案此二句襲禮記郊特牲正義云此經直明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猶與士同則天子與士

異也然則天子冠禮其來已久但無文以言之玉藻
云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鄭注云始冠之冠也是
天子別有冠禮
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
案禮記文王世子正義曰鄭注金縢云文王崩後明
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明堂位正義曰
鄭康成用衞宏之說與王肅異
又案公羊隱元年傳疏引異義古尚書說云武王崩
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
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蓋王肅除

襲古尚書說也

又案書洛誥朕復子明辟僞孔傳云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正義曰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志祖案此亦僞孔傳與家語謚出王肅之一證

周公命祝雍作頌曰

案此襲大戴禮公冠篇說苑脩文篇

遠於年

案說苑作遠於佞年佞聲相近注以爲壽非

其頌曰令月吉日

案祝雍頌止五句所謂辭達而弗多也毛本作達此而未劭譌

復雜采儀禮士冠禮始加祝辭大戴禮孝昭冠辭爲

頌語竟成贅設

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何也節

案此亦襲大戴禮說苑

異朝服素韠

案異字似當屬上句

公冠四加句元冕祭

案大戴注云四當爲三元當爲衮字之誤非也說苑

及此文茲作四加儀禮目錄疏云公冠四加者緇布皮弁爵弁後加元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袞冕矣

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節

案此襲儀禮士冠禮禮記郊特牲玉藻

廟制第三十四

衞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其家節

案此篇王肅所造以駮鄭康成廟制而撰爲衞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其家事衞將軍文子乃衞公子郢之子見檀弓疏引世本故欲立先君之廟也公廟設於私家非禮也則襲禮記郊特牲語

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節

案此襲禮記王制祭法

是故天子立七廟

案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云王肅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

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為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葢王肅不以七廟為周制故於此引禮記而增一句曰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以傅會其說痕迹顯然

又案呂氏春秋諭大覽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據緯書鉤命決云殷五廟至子孫六此引逸書葢在湯時故云五世之廟偽古文咸有一德乃改為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傳云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為宗祖其廟不毀故可觀德與肅

所言無不脗合予故疑二書之出於一手也廣雅釋室云廟

天子五

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

注喪服小記謂始王者未有始祖故立四廟案鄭注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不謂始王者無始祖也據喪服小記所言正天子五廟之明證韋元成鄭康成輩遞祖其說王肅有心立異故其言禮無一與鄭合也

子羔問曰祭典云節

案周人之於邵公也云云亦見漢書韋元成傳

辯樂解第三十五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節

案此襲史記孔子世家韓詩外傳五

吾雖以擊磬爲官

案此語王肅所增四書釋地又續曰師襄子與論語曰襄者別自一人論語之襄乃魯伶官日以擊磬爲職守當末入海前豈容抽身以至於衞俾孔子從之學乎集注本家語云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非志祖案師襄與論語之擊磬襄漢書人表列爲二人是也然淮南主術訓孔子學鼓琴於師襄高誘巳注云師

襄魯太師矣誤不自王肅始其云太師亢誤也

頎然長

案史記幾然而長索隱曰家語無此四字與今本不同

葉拱而對曰

案困學紀聞曰葉拱出尚書大傳

其傳曰文王操

案此語王肅所增

子路鼓瑟節

案此襲說苑脩文篇鼓瑟毛本作鼓琴誤說苑作瑟

論語由之瑟集注引家語亦作瑟御覽五百七十七
同可證宋本不誤毛氏自謂得北宋板王肅注本細
校之非也

其詩曰南風之薰兮

案南風之詩鄭注樂記云其辭未聞也正義曰王肅
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
加非鄭所見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
案尸子載此詩見近刻仁意篇

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節

案此襲禮記樂記史記樂書賓牟賈鄭無注正義云

姓賓牟名賈不云周人也此周字王肅所增

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

案此二句本賓牟賈語禮記史記並同王肅忽移入孔子口中不知武王之志荒矣必非孔子語正如僞古文尚書以君陳告王語誤爲成王告君陳也然古文尚書本憑空結撰無上下文可依倣容致舛誤此則剿襲成文而亦顛倒其詞何也

以崇其天子焉衆夾振之而四伐

案禮記無其焉二字及衆字鄭讀以崇二字屬上云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王肅讀天子上屬故僞

撰家語增數虛字以見其屬讀之審而聖證論即援此爲說馬昭申鄭云凡樂之作皆所以昭天子之德豈待六成之末而崇之乎良是見禮記正義

而反商之政

案禮記無而之政三字鄭注反當爲及字之誤也王肅不改字解爲反商政故於家語增之政二字亦所以破鄭說也

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

案禮記作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案商

容爲殷賢姓名見史記周本紀韓詩外傳高誘呂氏春秋愼大覽注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鄭雖不見古文武成無緣不知商容姓名蓋以記云使之行商容順文爲解耳王肅改使之爲使人意謂不必定使箕子也又增之朁二字而以商容爲商之禮官益無據

庶民弛政

案宋本此下有庶士倍祿句與禮記合

命之建櫜

案毛本建櫜作鍵櫜譌禮記本作建櫜鄭注建讀爲鍵王肅讀如字故注云建以爲諸侯後漢書馬融傳

臣聞昔命師於鞬櫜注引禮記亦作鞬櫜云此馬鄭異義

郊配后稷而民知尊父焉

案禮記無此句下配明堂而民知孝焉配記作祀孝經聖治章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周公攝政後始行配天之禮武王時未嘗有也王肅因駁康成帝嚳配祭圜丘之說故增此句又改下文祀字爲配以足成其文而不知其誤以周公之事爲武王也且宗祀文王於明堂可言尊父郊配后稷豈得謂之尊父乎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節

案此襲禮記聘義荀子法行篇

子尹旁達

案子尹康成讀爲浮筠此注云玉貌不明

孔子曰入其國其敎可知也節

案此襲禮記經解集說引王氏曰孔子時春秋之筆削未出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豈遽以易敎人哉所以敎人者多言詩書執禮耳且其言愚誣奢賊煩亂之失亦豈經使之然哉此

決非孔子之言

天有四時節

案此襲禮記孔子閒居韓詩外傳五

又案此應在前論禮篇是湯之德也下誤綴於此

此文王之德也

案文王禮記作太王上文已有文武之德當從禮記爲是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敎節

案此襲禮記仲尼燕居亦應在前論禮篇行之其在人也下不知王肅何意將禮記兩篇之文割裂如此

一本家語於論禮篇全載仲尼燕居於問玉篇全載
孔子閒居所以補救其失而前後倒置亦非王肅之
舊
以躬己南面
案五帝德亦云幸堯舊職躬己而已躬己蓋卽恭己
之意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節
案家語雜采諸書文義多不聯屬其篇題亦無一定
獨此以屈節名篇而所載子貢宓子原壤三人行事

俱有屈節語以聯屬之且篇首撰子路問孔子一段以屈節求伸作冒竟似後世文體裁先秦古文無是也其僞無疑

又案荀子仲尼篇有時屈則屈時伸則伸語此襲之

孔子在衞聞齊國田常將欲爲亂節

案此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吳越春秋夫差內傳越絕書陳恒傳

因欲移其兵以伐魯

案田常憚鮑晏何故欲移兵伐魯此理之不可通者也

子石請往

案顧炎武曰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耳而云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

遂如齊說田常曰

案左哀十五年子貢使齊爲成叛故非此事也

又案古史曰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所記皆非蓋戰國說客設爲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

申胥以諫死

案此時伍子胥未死也與在厄篇誤同史記索隱引王劭云家語越絕書並無此五字然則今本有者又後人據史記妄加

又案徐氏鯤曰子胥死在左哀十一年夫差之十二年據吳越春秋夫差十三年子貢南見吳王子胥伏劒而死亦在是年較左傳隔一年注云或者子胥十二年使齊十三年反役左氏連書之耳

此聖人所謂屈節求其達者也

案此句王肅所增

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齊

案史記云發九郡兵伐齊此時不得有九郡之名故王肅改之

吳王歸與越戰滅焉

案會黃池在哀十三年越滅吳在哀廿二年不得云歸與越戰而見滅也

使吳亾而越霸者賜之說也

案越滅吳在孔子卒後安得有吳亾越霸之語明是後人僞託注亦曲爲之說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節

案此襲呂氏春秋具備篇新序雜事第二篇

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

案此二句王肅所增

齊人攻魯道由單父節

案此襲賈誼新書審微篇

今茲無麥

案茲年也孟子今茲未能亦謂今年

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節

案此襲呂氏春秋具備篇淮南道應訓又見水經泗

水注

魚之大者名爲鱄
注鱄宜爲鱷新序作䲔案今本新序無此事爾雅釋
魚鱷小魚疏引作鱄譌說文云鱷海大魚也無鱄字
孔子之舊曰原壤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
其母死
案御覽五百十三作叔母末有注云禮記亦載稱原
壤之母也
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
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

案此襲論語而假爲子路問辭

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案此二句或以爲逸詩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即歌此詩非也

子路曰夫子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

案此數語亦王肅所增

家語疏證卷之四